



增龙文集

王增龙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增龙文集

王增龙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增龙文集 / 王增龙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2

ISBN 978 - 7 - 310 - 02861 - 0

I. 增… II. 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587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 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 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 23502200

天津市建新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 插页 220 千字

定价: 3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 23507125

序

郭沫若说有味在
手有语在口以手了口
能够算是文学是这
样多小说教文诗歌亦
是这样心里怎么想就
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
写写出来的文章自然
畅通去一定还要看周
评论赵树理口中同时
地具有民族性大宋化

的藝術風格，龍宇的
文藝作品具有相似的优点
既有粉餅沒有造作語言
通俗易懂帶着濃郁的鄉
土氣息，給人一種清新
脫俗之感，亦很具歌頌
他更享譽塔龍先生，在
此基礎上取得更优异的
成績，增龍文集出版之際，
謹此祝賀。張孟良字墨



著名作家張孟良先生作序

在
風
雨
中
成
長



王增龍

目 录

序言	1
----------	---

卷一·小说

在风雨中成长	1
--------------	---

卷二·散文

乡村记事	117
------------	-----

卷三·诗歌

家乡情怀	161
大爱至深	173
教坛痴梦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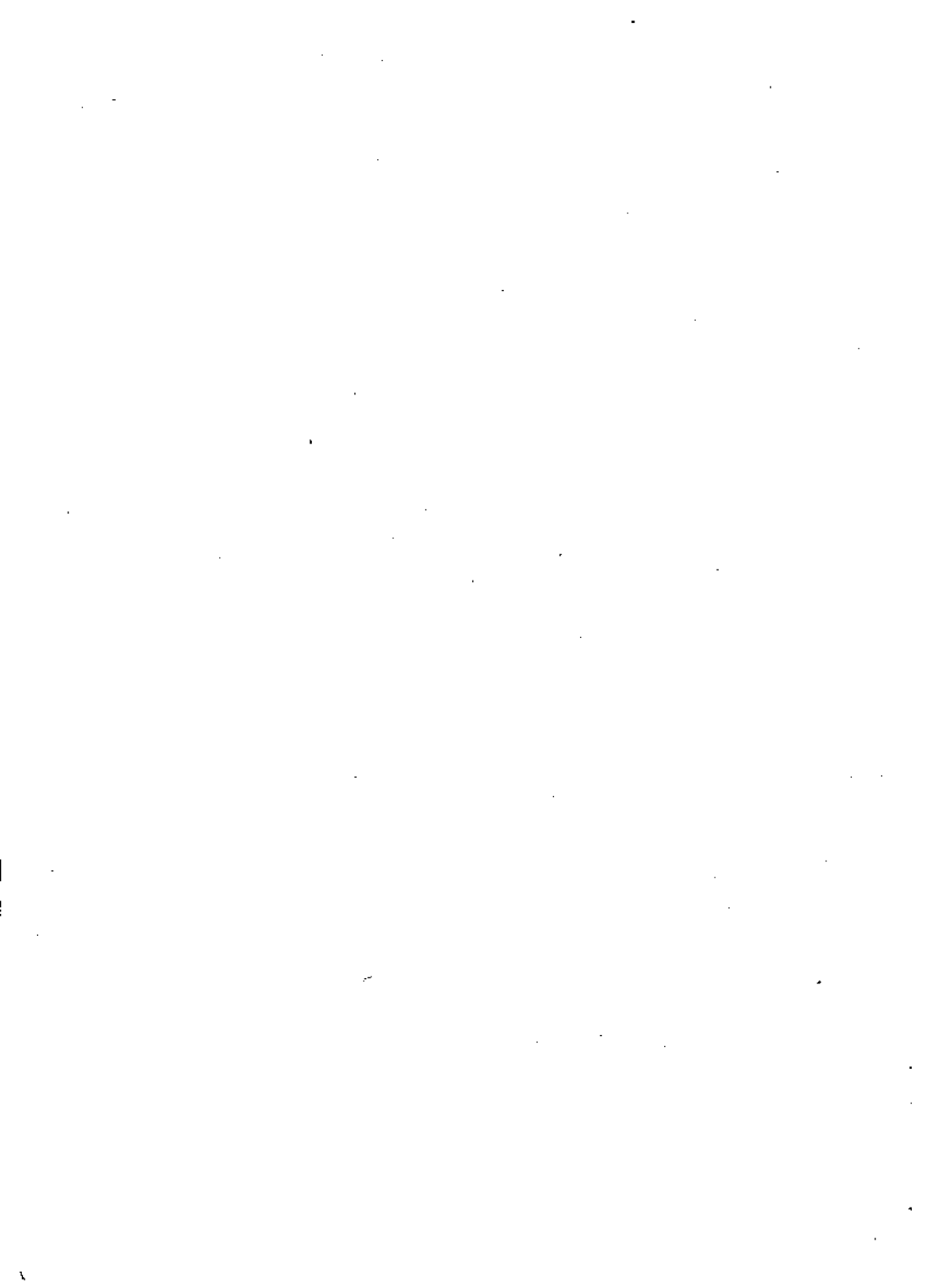
卷四·故事

迎奥运·讲礼仪	211
---------------	-----

后记	248
----------	-----

卷一 · 小说

在风雨中成长



一九四六年，我刚满六岁，同爸爸妈妈还有三岁的小妹妹居住在运河岸上的一个名叫静海的镇子里。

爸爸是我家开的小糖果店的老板，整天忙着做生意。妈妈是个经常跑外的人，常常把我和妹妹留在家里，一出去就要到天黑才回来。

爸爸待人可客气了，那些买糖果的人总是恋恋不舍地离开。很多同爸爸年龄相仿的大人们常常买完糖果，还总到我们里屋去坐坐。就是因为这样，我认识了很多，爸爸教我叫他们叔叔。刘叔叔和王叔叔就是我最早认识的人。

我家的房子很狭窄，除去那半间的小糖果店外，左边还有个套间。这个套间又矮又窄，大人进来几乎都要低头。因为我家来往的人特别多，爸爸就把小套间的地往下挖了一尺左右。这样，房子显得高了些。

听爸爸说，这房子不是我们自己的，是一个叫杨新的大爷借我们用的。杨大爷是静海镇上人，全家三口，靠拾破烂捡煤渣为生。后来日子越过越苦，被迫离开家乡，三口人把破被子一卷就去关东了。临走时，杨大爷打算把房子卖掉凑个盘缠，可张罗了几天，连人问都没有。后来这件事被爸爸知道了，他就找到杨大爷，把自己省下的一小点儿钱递给杨大爷说：“大伯，房子您别卖了，先留给我暂用，您把这点钱带着。”杨大爷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高高的个儿，浓黑的眉毛，两只明亮的大眼睛，说话就带笑意，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杨大爷紧锁一下眉头，想了想说：“就这么着吧，什么钱多钱少的，你就只当钱你借给我用，房子当我借给你用，以后怎么着咱再说，反正咱别跟那些财主们套拉拢，我算受了他们的害了。”说着，他的眼泪一串串落下来。

原来，杨大爷给镇上有财有势有权的黄耀德，外号叫黄霸主子的大地主扛长工。早年杨大爷的父亲杨进冬去世时，借了黄霸主子家二斗粮。当时，黄霸主子家还是他爹黄剥皮管家。因此利用逼债的机会，把十三岁的杨大爷拉到他家当长工。杨大爷给黄剥皮家一口气干了三十多年。后来因为黄家总拖欠工钱，增加利息，杨大爷说什么也不给他干了。黄剥皮无法，只好把气记在心里。不过两天，县衙门出来一伙人，杨大爷被抓走，坐了整整八年的监狱。

杨大爷沉思了一会儿说：“本来我不愿意离开家乡，看样子实在是不行了，我和你大婶都上年岁了，孩子小龙又很小，生活维持不了。房东韩家大伯，就是这样被逼走的，他捎信儿来说，那边生活还可以。我到那边走一趟吧，房子你用就用着，什么时候我回来咱再商量。”就这样，我们早七年就搬进了这小屋。

屋子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除去店屋用砖砌成的柜台外，下边是用砖垒起的一个个正方形的小盒子，里面放着苹果、红果，天津盛产的小鸭梨、山东的红枣，还有一些外地来的叫不上名的枣。柜台上摆着碗口大的像茶壶一样高的瓶子，里面放着沙拉拉的没用纸包的天津福德糖块。

爸爸的生意一点也不兴隆，除去小孩们一分、一文地买点，很少看见他用秤称。但是屋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却很多，特别是刘叔叔和王叔叔差不多天天都来，他们一谈起话来时间就特别长。妈妈每天都同他们一起，有时也听到妈妈说话的声音。

有一次，吃完晚饭，妈妈很早就把我和妹妹打发睡觉了。我一觉醒来，听见屋里有人在轻轻地谈话，更让我吃惊的是还有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说话声音虽然劲头很小，但口齿很清，话音很洪亮。只听见他坚定地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挑起了国内战争，想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血汗换来的果实，妄图一统天下。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两个日本、蒋介石是不够打的。

蒋介石要打仗，我们就奉陪到底。蒋介石寸利必得，我们要寸土必争。蒋介石不会放下屠刀，也不会成佛。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拥护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武装群众，坚持斗争，我们的革命就一定能胜利。长夜已有尽头，太阳就要出来了。到那时候，我们的人民再也不受苦受难，大家都过幸福的生活。有粮吃、有衣穿、有新房子住，还有钟表、缝纫机、自行车，那样的好生活，有说不出的美呀。别看我们斗大的字都不识，将来像小白静、小俊美和我们各家的儿女不但能上小学、中学，还能上大学呢！”

我越听越有兴趣，就是有的话连懂都不懂。使我高兴的是最后一些话。爸爸也同我讲过将来人民的幸福生活，送我去读书。我在梦里梦见好多回，大路上很多孩子背着书包，男的女的都有，穿的可新了，在大路上又颠又跑，甚至还有的顽皮地踢着一块小石头走。我正想着，又听见爸爸在说话：

“李队长，当前形势发展很快，革命战争节节胜利。但是存在的敌人还很凶恶，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我们一定要按上级的指示，发动群众、积极武装、坚持战斗、解放全中国。我们一定要把当前工作搞好，尽快地把传单发出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使人民树立起胜利的信心。”

“好吧，印刷工作要保密，任务完成要坚决。这不同于战场上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条件的局限，我们还需要长时间保密。我们各大小队的战士都喜欢我们这种小刊物，看了就受启发和鼓舞，战斗不怕流血牺牲，生活不怕艰难困苦。这个任务很艰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决不能辜负党的期望，要记住入党誓词中的话，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李队长，您放心，我们不管担多大风险，一定坚持做好党的保密工作，完成党的任务。”这是妈妈的声音。

我明白了，原来陌生声音的叫李队长啊。他是个什么样儿的……我刚要转过头来睁眼看看，可又一想：别看了，大概妈妈爸爸都不愿让我听他们讲话，要么她怎么会催我睡这样早的呢。我想他们在干什么呢？为

什么要背我呢？谈话停了一会，然后就听到有人站起来，这时那个李队长又叮嘱了爸爸、妈妈、刘叔叔、王叔叔几句话，然后就走了。

爸爸和妈妈小心翼翼地把他们送出去，回来后又坐在炕上小声地说着什么，这声音很微小，我一点也听不见。我悄悄地睁开眼，看着墙上的灯光慢慢地暗淡下来。这时妈妈说：“灯没油了，添上点儿吧！”爸爸说：“算了，天不早了，明天你还需要出外，早休息会儿吧！”妈妈同意了，他们各自倒在炕上，熄了灯。我同爸爸妈妈一起进入了酣睡的梦乡。

二

天还不亮，爸爸妈妈就起床了。我和小妹妹因为睡得早，爸爸妈妈尽力把声音降低怕惊醒了我们，可妹妹倒说起话来了。“妈妈，”她全身动了一动，意思大概是要起床。妈妈看了会意地笑了笑，然后说“美子，睡吧，等着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小妹妹可能听懂了妈妈的话，喊了声妈妈，用她那又嫩又白的小手往上扬。妈妈见她要起，便又倒在她身旁，把奶头塞到她嘴里，用手拍着她，哦哦哦地哄她睡着了。

妈妈双手麻利地忙着做饭。时间不长，饭就熟了。我们家的小糖果店每次都早饭以后开门。爸爸吃完饭，就准备去开门了。妈妈急忙吃了几口，然后把她常穿的衣褂拿出来穿在身上。

妈妈长得既俊秀又白静，细眉下的大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中等个头，很伶俐，走起路可快了。

妈妈穿一件方格、红底黑道的对襟衣衫，衣服上的扣子闪烁着亮晶晶的白光，下身穿一条蓝色裤子，由于总穿已经有些褪色了。妈妈穿的是家庭妇女们穿的一般便鞋，头上戴的是黄地、红花、绿叶的褪了色的围巾。妈妈的打扮很整洁，比她平常的模样更威武、更雄壮，更有精神，更显得年

轻。虽然她已有二十九岁，但打扮得像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一样秀气。妈妈出外是很多的，常常在外边待一天，晚上才回来。她每次出去前都叮嘱我说：“白静，在家好好哄妹妹玩，不要影响你爸爸，也不要到坑边河边去玩，更不要在大路上乱跑，听三奶奶的话，我一会儿就回来。”听见我答应一声，她才能放心地出门。

妈妈每次外出，都把小妹妹送到房北郑三奶奶家里。郑三奶奶人性非常好，最体贴人、帮助人。她家就她和儿子郑凯两个人，生活很苦，半年糠菜半年粮，还常常揭不开锅。郑凯在镇上一家地主家当长工，一年挣不了几个钱，可郑三奶奶一家待人特别好。去年的一天，妈妈出去了，小妹妹突然在梦中惊醒，一个劲地嚎哭。爸爸千方百计地想法子哄她，可怎么也不行，爸爸急得直流汗。后来郑三奶奶从我家门口过，听见小妹妹上气不接下气地哭。知道妈妈不在家后，她便走进屋来帮助哄小妹妹，一会儿妹妹就不哭了。从那以后，妈妈出外就把小妹妹抱到郑三奶奶那里。小妹妹跟郑三奶奶待熟了，特别听三奶奶的话，有时妈妈哄不好的时候，郑三奶奶一哄就好。

我穿戴好以后，小妹妹也醒了。妈妈走到她跟前，给她穿上裤袜，哄她说：“美子，在家里等着妈妈，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去。”然后妈妈又对我说：“白静，哄着妹妹点儿，别把三奶奶累着，听见没有？”我说：“噢！”“你别噢噢的，你也得听话。”妈妈对我强调说。

我答应妈妈以后，妈妈就把小妹妹抱到三奶奶家去了。时间不长，妈妈就外出了。

我最爱在我家糖果店门口上玩。门口前的南北大街同东西大街十字交叉，我家坐落在十字街上的西北角上，站在门口就可以看到东西大街上的行人和来往的车辆。

已是六月的天了，烈性的催麦风吹得人火烧火燎。大地碧绿如海，麦浪金黄，一朵朵黄色的蒲公英小花在朝着太阳怒放，一个个小喇叭式的杨

树苗花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大地真是太美了！

街东的王婶家小石榴和我同岁，听妈妈说他比我小两个多月，王婶教他叫我白静哥。昨天我们已经约好，吃过早饭去河堤上摘“老头喝酒”。“老头喝酒”可好了，香甜香甜的，河堤上到处都是。我告诉爸爸以后就要出门，一个冷不防，小石榴撞进我的怀里，差一点把我撞倒。我有点着急地说：“石榴，啥事把你急成这样？”石榴抿嘴一笑说：“白静哥，你忘了？咱俩昨天说的！”“没忘，我这不是去找你吗？”“好啊，走吧！”

我们没走大街，抄近路沿南北街过了十字路口，一直往南跑去。到了河堤上，花朵缤纷，万紫千红，各种颜色的小花，金灿灿的，红艳艳的。我们看了一会儿鲜艳的花朵，然后就找“老头喝酒”。哎呀，都被谁摘去了，怎么连一个都没有了。

“白静哥，都被谁摘去了，怎么连一颗都没有了，前些时候不是很多吗？”

“是呀！再仔细找找吧！”

我低着头，聚精会神地找着。找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我刚要喊石榴，忽然发现了一片又嫩又绿的大叶子，我“啊”地喊了声，高兴地跳了起来。“石榴快来看哪，我找到了！”石榴一听，不要命地向我这边跑来。我们俩蹲下一看，呀！光剩叶子了，没有花了。我再仔细一看，长花的小枝顶端还有几个小花骨朵。

“哦，花期已经过了吧。”

“什么叫花期过了？”

“就是……”我也回答不出来，想了一会儿才说，“花期过了就要结果实了。”

“照这么说，咱还找得着吗？”

“我看找不着了！”

“哎呀，白来了！”小石榴一屁股坐在地上，不高兴地紧嘟囔。

我走到石榴跟前，把他拽起来说：“咱们摘点花回去哄哄妹妹吧！”小石榴把头一歪，说：“不，人家小子不许要花。”

“你不摘，我摘。反正我不能让咱白来！”

“你不怕人笑话，你摘吧！反正我不跟你学！”

我开始摘花了，我拣着高的鲜艳的就拔。不一会儿就拔了两大把，红的、白的、黄的、粉的，还有蓝的，简直太好看了。我高兴地在小石榴眼前一晃，小石榴也羡慕起来了。这时他猫下腰，东一下、西一下地拔起来。由于用力过猛，很多花叶被揉烂了，染绿了石榴的嫩白小手。

天已经快晌午了，我帮石榴拔了一把，然后就回家了。

我们在路上走着，刚进南北大街时，迎面跑来一个特别阔气的、穿着长袍、带着六色西瓜皮帽的小孩，我一眼认出那是黄霸主子的小儿子小猪头。他的头长得跟猪头有很多相仿的地方，比如说他的耳朵又大又长，嘴唇又大又噘着，两只眼睛不大，脑袋却不小，加上他肥胖，更像猪了。我们这边的孩子们都叫他小猪头。

小猪头来到我们跟前，一看我们手中的鲜艳小花，馋得直流口水。

我们都知道小猪头混账，看见他时，我就捅了石榴一下，让他警惕小猪头抢花。

这时，小猪头把我们拦住，理直气壮地说：“见面分一半，一人给我一把。”

我见小猪头这样不讲理，我把眼一瞪冲他说：“别没臊，自己爱，自己摘去。”

“小兔崽子，你说谁没臊，你摘太爷的花为什么不分一半？”

“小猪头，运河堤上的花是你家的？你比县长管得都宽哪！”

“我爹说了，全静海都是我家的！”

“你爷说了也不行。走，石榴，躲了个王八羔子！”

“想走？”

“怎么着？”没等我迈步，小猪头上前抢我的花，我用力一推把小猪头推了个跟头。

小猪头噉地一声哭起来，拾起砖头就朝我砍来。我一躲，砖头从石榴身旁就飞了过去。

石榴一看这小子下死手，上去就打他一拳。

小猪头连忙猫腰拾砖头，石榴眼疾手快，扑地一声将他推倒在地。我一看该着出气捞本，揍他一顿，省得以后他这么混账。

我们俩没头没脑地揍了他几下。小猪头大声嚎哭，一个劲喊救命。

我抬头一看，街头上跑来许多人。我马上告诉石榴：快跑，来人了！我又拧了小猪头一下耳朵，然后拉着石榴顺着街旁的一个小胡同向西跑去。

我们跑了很远，拐了几个弯，发现后面没人追，我们俩便高兴地踏上了东西大街。

大街上来往的人很多，车辆跑得飞快。街南面的茶铺里，堆着几个裂着怀、歪戴帽的国民党匪兵。只见一个高个子，满脸胡子的匪兵拿着一瓶酒正打盖，坐在他身旁的比他稍年轻些的匪兵看到酒直舔嘴唇。我的心还在剧烈地跳动，看着这些土匪国民党，心里又增加了一份愤恨。

我和石榴平安地回到家里。这时爸爸正在屋里逗小妹妹玩。我刚进屋，爸爸对我说：“白静，玩野了吧，怎么一上午不回家？你看到什么时候了？以后可别这样子了，听见了吗？”

我“嗯”了一声。

看看快乐的小妹妹，我又想起了那两把鲜艳的小花。

这时爸爸又对我说：“白静，饿了吧，锅里有馍馍，吃去吧！”

我的心踏下来后，确实感觉饿了，便去锅里拿馍馍。馍馍是半糠菜半玉米面的，比过去高粱面好吃得多。我拿出来，大大地咬了一口。我又深深地尝到了馍馍的香味。